

台灣小學生魔鬼日程表：香港爸爸如何看？移英港人家長解析東亞「虎媽」文化

網絡的急速反彈，說明了台灣社會對此的不接受。但很多人可能只看到魔鬼作息，卻未有深入認識背後的理念。



台北，女孩依在母親旁喝飲料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特約撰稿人 鄧正健

刊登於 2024-02-28

[#公文式](#) [#移民英國學校](#) [#虎媽](#) [#以內馬利美語](#) [#移民英國教育](#) [#以內馬利小兄妹](#) [#以內馬利評價](#) [#以內馬利日程表](#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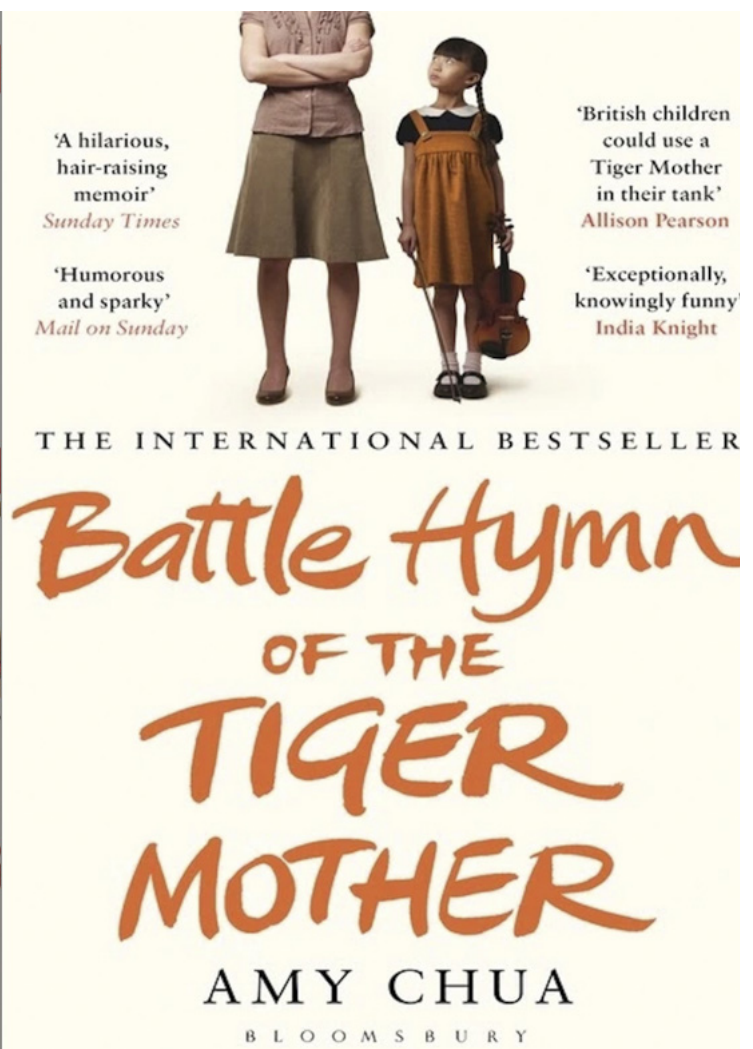
在華人社會中，每每出現對主流灌輸式教育（亦經常被稱作「填鴨式教育」）的批評聲音時，論者往往會訴諸「歐美」，認為「歐美」教育模式是解決現行灌輸式教育問題的靈丹妙藥。

還記得《虎媽的戰歌》（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, 2011）這部曾經風行全球的育兒暢銷書嗎？作者蔡美兒是美籍華人，她在書中講述自己運用儒家育兒技巧，嚴厲管教兩名女兒。此書暢銷，不只因為書裡所灌輸的「虎媽」育兒理念，也在於作者背景：蔡美兒是一名優秀的法學教授、畢業和任教於美國名牌大學，卻嚴格地以一般被視華人或東亞式的權威育兒方法，對兩名混血女兒進行長時間而苛刻的教育。

這種姑且稱為「東西方育兒文化差異」所造成的衝擊，蔡美兒十分清楚，她在書中曾指出：「西方家長試著尊重孩子的個體性，鼓勵孩子多去追求自己的夢想，支持他們的選擇，並且給予他們一個非常溫暖的環境。而東方家長則認為保護孩子最好的做法是替他們的未來做準備，讓他們看到自己的能力，並且替他們裝備才幹和努力不懈的精神，以及沒有人能奪走的自信心。」

此書出版後，一時洛陽紙貴，也飽受批評。最典型的批評是，書中宣揚的是一種一刀切式教育理念，既不管孩子的能力和個性，亦漠視孩子的意願和情緒反應，一切皆以家長堅持的教育目標為依歸。這無疑有違西方社會崇尚個性自由發展的教育觀念，可是，不論在華人社會或歐美社會，像《虎媽的戰歌》這種育兒論調一直都有廣大的支持者。

一方面，它滿足了傳統華人「望子成龍」的思維，蔡美兒本人就是成功人士，而在書出版後，她的兩名女兒也成功入讀美國著名大學，儼如「證實」了虎媽育兒之法無比正確；另一方面，歐美不少家長抱著東方主義式的眼光，對這種所謂東亞教學模式充滿好奇，原因是在他們的認知裡，東亞學生的學術表現向來優於歐美學生。他們很想知道，東亞家長到底有什麼「秘密」呢？



《虎媽的戰歌》(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, 2011) 的作者 Amy Chua。攝：Slaven Vlasic/Getty Images

台灣熱議：以馬內利兄妹事件

「以馬內利兄妹事件」的發酵，正是對這種育兒觀念抱認同和懷疑兩種態度之間的矛盾激化：兄妹的日程是父母為了催逼孩子學習而不惜一切的表現；網民的批評則源於對傳統灌輸式教育的反感，將此類相對苛刻的學習方式視作不人道行為。

這個脈絡，很適合作為討論台灣近日熱話「以馬內利兄妹事件」的切入點。一間台灣的美語（美式英語）補習班「以馬內利」近日在社交網站發帖，分享一名「虎媽」為兩名國小兄妹的學習日程，令人嘩然。兩名兄妹每天只睡六小時，清晨5:50就起床，整天日程就是上課、補習和練琴。日程中沒有休息和玩耍時間，連功課和午晚餐也要在車上完成，一星期七天無休。

網民對此口誅筆伐，最常見到是指摘這名母親「虐兒」；亦有網民對兄妹進行起底，揭發兄妹的母親原來是一名著名的前主播，其父則是一名富商。補習社對沸騰的網民反應沒有正面回應，反而批評網民侵犯兄妹私隱，聲言要訴諸法律行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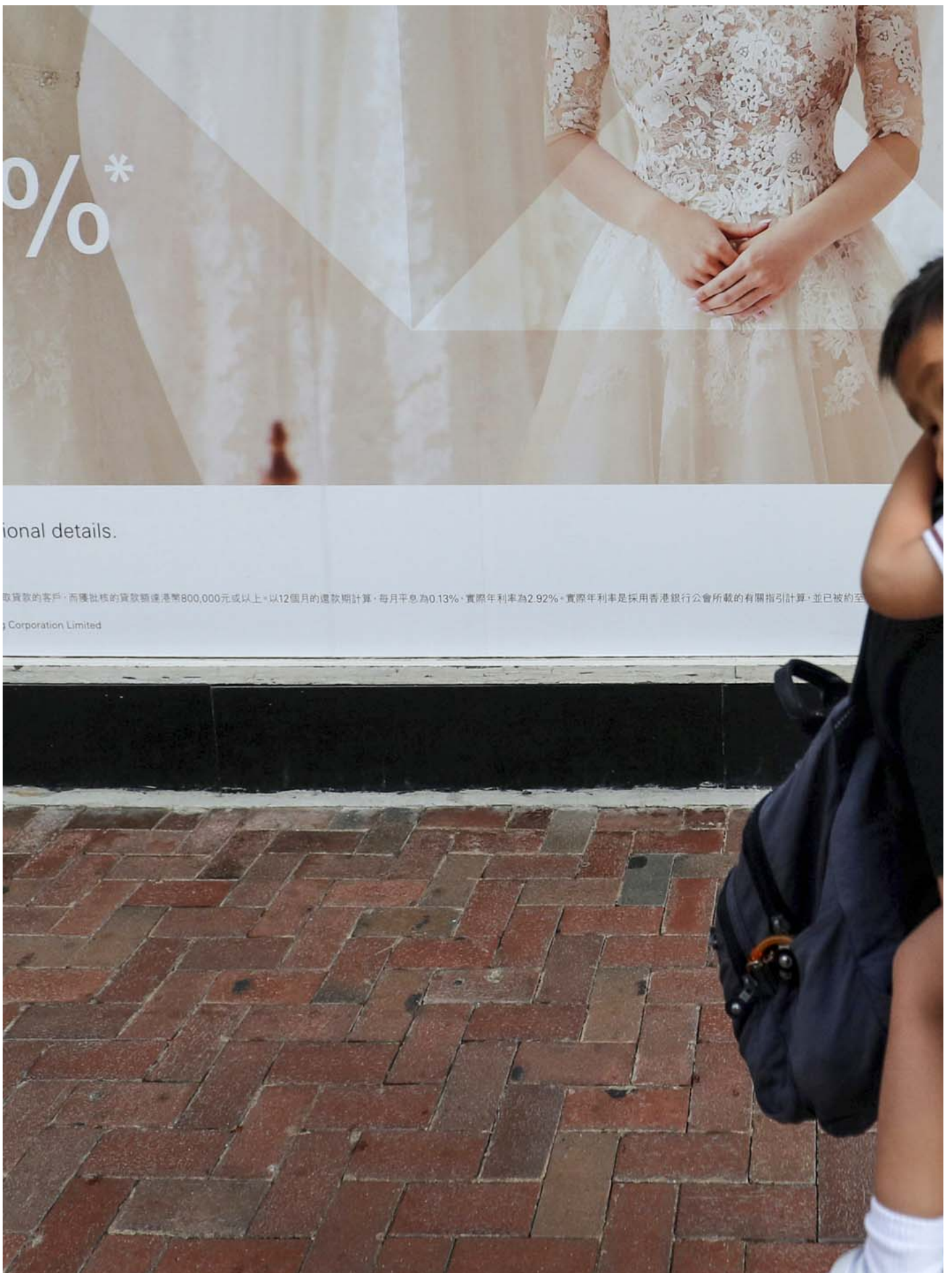
事件最值得討論的，並不是這名「虎媽」的育兒理念，而是補習社的做法和網民的反應。「以馬內利」的帖文本來是一篇宣傳文案，文中雖列出被坊間稱為「魔鬼課表」的學習日程，卻反覆強調兄妹倆的學科和音樂成績都極為優秀，並且，兄妹倆是「樂在其中」的。帖文亦表示，這是發帖者「目前看過最滿的 Schedlue (Schedule) 了」，看完後「下跪了」，語調充滿讚嘆溢美之情。

可以想像，此帖的目標讀者是補習社專頁的追蹤者，即其學生家長、以及認同其教育理念的人，而不是普羅大眾。至網絡上的急速反彈，正好說明了台灣社會上不少人並不接受這種教育觀念。但進一步說，很多人很可能只不過看到這個「魔鬼課表」，就覺得不可思議，卻未有深入認識背後的理念。

一個有趣的現象是，很多網民看到日程中有「寫公文」一項，都一頭霧水。其實那是指一間日本的教育專利機構「公文式」（Kumon），它發展出一套操練數學及語文的教學法，主張將各學習課題分拆成無可再分拆的程度，然後由淺入深編排，讓孩子自幼兒開始，循序漸進地完成作業，直至大學。

公文式在中、台、港都有相當的知名度，在歐美地區亦廣泛流傳，然而比較了解箇中理念和實踐方式的，通常只有家長，尤其是對操練式學習模式比較接受的家長，才會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幫助他們日常的育兒工作。

反觀在家長群體以外的人，或對這類學習模式抱懷疑態度的家長，會傾向「聞操練而色變」。「以馬內利兄妹事件」的發酵，正是對這種育兒觀念抱認同和懷疑兩種態度之間的矛盾激化：兄妹的日程是將操練邏輯發揮到極致，也是《虎媽的戰歌》經常強調、父母為了催逼孩子學習而不惜一切的表現；而網民的批評則是源於對傳統灌輸式教育的反感，將此類相對苛刻的學習方式視作不人道的行為。



香港一位母親抱著孩子上學。攝：Amr Abdallah Dalsh/Reuters/達志影像

歐美還是東亞：二元又矛盾的想法

歐美現代教育觀念承自啟蒙運動，強調個人自由選擇，尊重個性差異及對知識的探索；東亞文化則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和集體主義影響，認為個人學習目標是要在群體中脫穎而出，終而成為社會集體的「棟樑」和「未來主人翁」。

可以將事件放在更廣闊的背景去考察：華人社會是怎樣看「教養」（parenting）這一回事？一個流行於華人社會的說法是：

「歐美」跟「東亞」是兩種截然不同（甚至對立）的教育模式，歐美著重孩子的自我探索、尊重孩子的能力和個性、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、不追求單一學習目標和標準；東亞則強調知識灌輸和重複操練，主張用分數和名次這類單一量化的標準，判斷孩子的能力優劣和學習水平，因此亦強調透過互相競爭來引發學習動機。

在華人社會中，每每出現對主流灌輸式教育（亦經常被稱作「填鴨式教育」）的批評聲音時，論者往往會訴諸「歐美」，認為「歐美」教育模式是解決現行灌輸式教育問題的靈丹妙藥。

可是，在同一時間，華人社會中根深柢固的傳統教育觀念，又令華人家長對所謂「歐美」教育模式抱有懷疑態度。他們經常認為，歐美學生一般的學業成績（尤其是數理）不及華人學生，正正反映了「歐美」教育模式的有其缺陷。於是，當家長產生這種疑問時，他們又會轉而接受像《虎媽的戰歌》這類說法，即將「東亞」教育模式發揮得極致，孩子就能勝過歐美學生，從而獲得進入世界一流學府的機會。

這種既二元又矛盾的想法，問題很多。其中之一是我們很難單靠統計數據、或只是一些個人印象，就能證明採取「東亞」模式是較易在學業上獲得成功。不過，一般沒機會讓孩子接受歐美國家基礎教育的家長，往往傾向接受這種說法，因而合理化他們催逼孩子操練的行為，「以馬內利」補習社一類補習業務，就應運而生。

另一方面，有些家長受上述二元觀念影響，會以「讓孩子逃離填鴨式教育」為目標。例如在香港，很多家長對「國際預科文憑」（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，俗稱IB課程）趨之若鶩，認為只要孩子選讀IB課程，就能避過香港主流教育裡「中學文憑考試」（簡稱DSE）的「蹂躪」；另有一些香港家長更會選擇其他來自歐美的「另類教育」，像蒙台梭利（Montessori）、華德福（Waldorf）等的教育系統，希望孩子能在全無「填鴨陰影」的環境下完成學業。

若追塑西方和東亞的文化源流，我們可以為這組教育模式上的「二元對立」提供一些簡單的歷史解釋。歐美現代教育觀念承襲自啟蒙運動，強調個人的自由選擇，尊重個性差異，以及對知識的探索。而現代心理學的出現，亦使歐美社會愈漸重視教育對兒童心理和個性發展的影響；東亞文化則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和集體主義影響，認為個人學習的目標是要在群體中脫穎而出，終而成為社會集體的「棟樑」和「未來主人翁」。

而封建時代科舉制度所遺下觀念，亦令人們相信「讀書」是為「考取功名」，置換到現代社會的語境，則是在學業上名列前茅，這才能出人頭地。華人社會經常以「狀元」稱呼公開試或全國性比賽中的第一名，並會在媒體上大肆報導。類似做法在歐美社會中是很罕見的。

英國一名母親幫助兒子完成線上作業。攝：Max Mumby/Indigo/Getty Images

移歐美港人家長：缺乏應試訓練怎麼辦？

移居歐美國家給予香港家長一種最普遍的集體經驗，他們終於不用逼迫孩子應付沒完沒了的功課和考試。然而又產生另一個疑問：孩子在如此「自由」的環境下，是否能夠有效學習？

近年香港出現移民潮，亦引發了香港家長對「逃避填鴨教育」的另一種想像。他們帶著孩子舉家移居歐美國家，在孩子教育問題上所面對的衝擊，並不限於「香港（東亞）vs. 歐美」在教育制度上的差異，更是關於對教養問題的再反思。在這裡，「教養」的英文「parenting」揭示了討論焦點不應放在教育的「制度」上，而是應該放在家長如何因應所在地的教育制度，籌劃孩子漫長成長歷程中的學習方式。

填鴨式教育真正最值得為人垢病的一點，其實是這種「教育制度」大大限制了家長在「教養模式」上的自由度。移居歐美國家（這次移民潮的移居地主要是英國、其次是加拿大）給予香港家長一種最普遍的集體經驗，是他們終於不用逼迫孩子應付沒完沒了的功課和考試。然而，它同時又產生另一個疑問：孩子在如此「自由」的環境下，是否能夠有效學習？

我是一名兩年前移居英國的香港家長，以下就以我對英國教育制度的印象。英國的小學一般功課很少，少則一個學期（一年三個學期）一兩份，多則一星期一兩份；另外亦沒有測驗考試，更沒有名次，只有學期末老師撰寫的評估報告。一般情況下，由於沒有課本、功課和考試，期末評估報告也並非十分詳盡，家長對孩子實際上學了什麼，往往掌握不足。香港家長很容易會對此產生焦慮，正正源於上述的二元教育觀念，他們覺得英國教育制度過度自由放任，難於保證孩子能在十多年的中小學基礎教育裡，能完全掌握所需獲得的學科知識。

但香港家長同時又接收著另一種支持「歐美」模式的說法，指英國教育制度的目標是培養孩子發掘自己的興趣，而不是盲目灌漑知識。問題來了：香港的教育制度框架其實沿襲自英國，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就是參照英國高中的公開試GCSE和A-Level，而運作多年的「香港中學會考」及「高級程度會考」。換言之，在英國教育制度裡，學生最終也得面對公開試的評核和篩選。香港家長通常會憂慮，在長期缺乏「東亞」式應試操練的情況下，孩子將來怎樣面對公開試呢？

在這裡，必須指出一個歐美已發展國家的社會脈絡。在英國，乃至台灣輿論經常視作「教育制度典範」的北歐國家，也有類似情況，就是學生從高中升入大學的過程中，會進行分流，一部份入讀學術性或專業性的文法大學，另一部份則入職業訓練學院。在華人社會對「歐美」模式的認知裡，分流是為了因應不同學生的條件和能力，讓他們繼續接受適合自己的高等教育。

直接地說，學術能力較強（香港人俗稱「讀得書」）的學生在公開試和大學入學評核中獲得較佳成績，因而能入讀學術性大學；對於學術能力不佳（香港人俗稱「唔讀得書」）的學生，則只能學習一門職業性技能。

中國蘇州一個小男孩坐在誠品書店的地板上讀書。攝：Zhang Peng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在華人觀念裡，兩類學生明顯有品流上的差別，前者才是成功者，後者則是失敗者。可是，在歐美國家的脈絡裡，哪怕這種品流高下的觀念同樣存在，但對家長在選擇教養方式時，影響相對較少，原因之一是跟社會階級結構有關。一般而言，第一種學生將來會成為白領和中產階級，而第二種學生則會成為藍領。

但藍領並不代表基層和貧窮，例如在英國，很多藍領技術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並不遜於白領，對很多英國人來說，若以未來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計算，除非你的孩子是最頂尖的一小撮精英學生，否則選擇成為白領或藍領，其實差別不是太明顯。因此，他們才更願意按照孩子的能力、個性和意願，釐定孩子的學業目標。

「教養」核心三因素：虎寶的逆襲

虎媽式教養的最根本缺陷，是由於其性質上的極端和堅執，在執行過程中嚴重缺乏彈性和修正空間。當到了發現問題之時，往往已是很久以後，或無可回頭之時。

由此，我們可以逐步逼近「教養」問題的核心了：對於教養模式的選擇，主要牽涉三點因素，第一點是孩子所身處的教育制度模式；第二點是孩子的能力和性格；第三點是家長的性格特質。

第一點在上文已詳述，暫不再論。關於第二點，我們可以回到「以馬內利兄妹事件」的例子。補習社因為兄妹的整體表現優秀，才能藉此吹捧這種「虎媽」模式；同樣地，《虎媽的戰歌》之所以「具說明力」，也是因為不論蔡美兒本人還是她的兩名女兒，都能入讀美國頂尖大學，成為成功的「人版」。但輿論卻鮮少論及，造就這些孩子學業上的成功的主因，到底是這種教養方法，還是孩子自身的能力和性格？

不難想像的是，要熬過種學習生涯而最終獲得「成功」，孩子不只要學習能力高，性格上的抗壓能力亦要很強；另一方面，要妥善並持續地執行這種教養模式，家長亦必須有「成為虎媽」的強大大心臟，這就涉及到上述的第三個因素了。

美國，母親們在泳池邊觀看孩子們學習游泳。攝：David Handschuh/NY Daily News Archive via Getty Images

現在我們往往只看到兄妹的日程課表是如何的「魔鬼」，卻難以得知這名母親跟兄妹倆的在能力和性格上的具體狀況。一些育兒專家和兒童心理學家會因此而指出，過度高壓的教養方式是會嚴重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的，而《虎媽的戰歌》一事亦出現兩個逆轉後續：

其一是在此書出版九年後，一名自稱「虎寶」（Tiger Baby）的作者Kim Wong Keltner 出版了一本名為《虎寶的逆襲》（Tiger Babies Strike Back）的著作，她同樣是在虎媽式高壓教養下成長，自己也終能在頂尖大學畢業，但她卻在書中力陳，這種虎媽式教養對她留下很多壞影響，最終令她決心要對自己的下一代「放手」。

類似的例子和言論在《虎媽的戰歌》出版多年來經常出現，並為虎媽式教養提供一個很值得深思的註腳：即使這種（或任何一種）教養方式的效用，能在孩子的學業終點上得到驗證（多數是以「在世界頂尖大學畢業」為標準），但這仍然是教養上的一個短期成果，孩子成長後的人生為何，則仍有待觀察。

去年，蔡美兒接受傳媒訪問，意外地告訴記者第二個逆轉後續：她雖然很欣賞兩名女兒長大後的成就，依然認為她的管教方式有其正面意義，卻同時覺得自己在跟女兒的親子關係上「犯了很多錯」，令她們的關係一度瀕臨破裂。

因此，教養其實是帶有賭博成份的：你不會知道，孩子是怎樣承受你的教養的；你也不會知道，孩子最終會否成為你心目中希望成為的人。我們總能找到各式各樣的個案，指出孩子表面上是快樂的（例如「以馬內利兄妹」被描述為「樂在其中」），但種種情緒問題、性格缺陷和親子關係矛盾，都可能在成長之後才顯現——這場關於教養的賭博，並不僅只發生在這種虎媽式教養之上，而是任何一種教養方式都必須面對的。

但我最想指出的是，虎媽式教養的最根本缺陷，是由於其性質上的極端和堅執，在執行過程中嚴重缺乏彈性和修正空間。當到了發現問題之時，往往已是很久以後，或無可回頭之時。「虎寶的逆襲」正是很好的例子。

我們總能找到各式各樣的個案，指出孩子表面上是快樂的，例如「以馬內利兄妹」被描述為「樂在其中」，但種種情緒問題、性格缺陷和親子關係矛盾，都可能在成長之後才顯現。

德國漢堡哈根貝克動物園，七週大的新生幼虎與母親一起在動物園裡。攝：Christian Augustin/Getty Images

虎媽課表缺乏的

在教育學上，會以兩組坐標區分不同的教養方式，分別是「回應／非回應」和「絕對化要求／非絕對化要求」，然後按此區分列出四組教養方式：

- 非回應＋絕對化要求：專制式
- 非回應＋非絕對化要求：忽略式
- 回應＋絕對化要求：權威加民主式
- 回應＋非絕對化要求：放任式

相對於「東亞」vs.「歐美」的二元區分，這種區分更能呈現家長在教養問題上的抉擇空間。虎媽式教養算是第一種「專制式」：家長強制孩子服從，亦不容許孩子提出自己的要求。華人社會所流傳的「歐美教育模式」想像，則比較接近第四種「放任式」：不提供絕對化的強制學習日程（沒功課和考試），卻鼓勵孩子按自己的意願選擇。

可是，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只有一種教養方式，有的只是主流傾向，即「歐美」偏向放任式，「東亞」偏向專制式。但到了個別家長手上，則往往是對各種模式典範的調和。調和過程中亦需要因應上述三大因素：即教育制度模式、孩子能力和個性、家長能力和個性，反複琢磨修正。

讓我再次以英國為例。香港家長可能對英國學校功課太少而感到憂慮，因而在課後替孩子補充一些操練式習作。像「公文式」一類的補習機構之所以能夠在英國社會立足，正反映了當地家長也有跟香港家長類似的心態：為了填補教育制度上的潛在問題，就在家長教養層面予以修補。

不過，當中的心態跟華人社會中的補習文化仍有差異：華人家長讓孩子補習，多是為了應付學校裡的教育，就是一種「應試為本」的模式；但在英國的補習文化裡，「應試為本」的心態在應付公開試時也是有的，但大體上沒華人社會那麼鮮明和具壟斷性。更多時候，反而是家長注意到教育制度上未臻理想的部份，未能好好培養孩子某部份的能力時，就需要額外補充學習了。

虎媽們總是對孩子說：「我是為你好的，你將來一定會感激我。」問題不在虎媽的「預言」會否成真，而是這種教養方式沒有將「親子關係的發展」放入其「魔鬼課表」中。

英國一間小學的學生在玩鞦韆。攝：Alastair Grant/Reuters/達志影像

這種我在英國所經歷的教養經驗，就成了第三種「權威加民主式」的範本。學校教育提供「非絕對化要求」，尊重孩子探索知識和發展個性的權利；而家長則提供學校教育所缺乏的知識灌輸和操練。但當然，真正巧妙的是如何讓兩種看似互相矛盾的教養方式共存呢？這才是最花家長心思的教養規劃。

而再進一步說，教養規劃不只是教育規劃，還包括親子關係的部份。虎媽式教養忽略了親子的情感互動和互涉。虎媽們總是對孩子說：「我是為你好的，你將來一定會感激我。」問題不在虎媽的「預言」會否成真，而是這種教養方式沒有將「親子關係的發展」放入其「魔鬼課表」中。

而對移民英國的香港家長來說，另一個關於教養的震撼經驗可能是：英國教育制度令親子時間大幅增加，不用逼迫孩子做功課直到睡前（這種情況在香港並不罕見）。多了親子時間，自然也給予家長更多規劃教養的空間了。

[# 公文式 # 移民英國學校 # 虎媽 # 以內馬利美語 # 移民英國教育 # 以內馬利小兄妹 # 以內馬利評價 # 以內馬利日程表](#)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[端傳媒編輯部](#)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

延伸閱讀

[我家孩子 ADHD：缺失的教育資源，漏接的特殊學生](#)

[格格不入？以「生產性」論輸贏的日本社會裏，這所小學追求個性和自由](#)

[在沒有貴族的時代 培養「大寫的人」](#)

[二孩來了，中國父母懂得如何愛兩個孩子嗎？](#)